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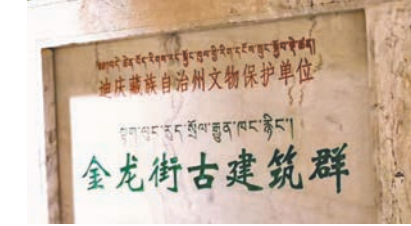
良心茶遊記

茶馬道地名文化

獨克宗古城是歷史悠久的馬幫重鎮，古城裏自然也就蘊有悠遠深厚的茶馬文化，流傳着許多可歌可泣的馬幫故事。昔日的舊馬幫已經不在了，但那段馬幫歷史卻更加讓人着迷。城裏老人們最喜歡聊的就是馬幫的故事。

在茶馬互市的那個年代，獨克宗商賈雲集，馬幫匯聚。趕馬人是清一色的藏族小伙子，最好的趕馬人來自兩個地方，一個地方是西藏芒康，另一個地方就是古城所在地香格里拉。趕馬的人被稱為馬騾子，馬幫負責人被叫作馬鍋頭。馬幫規矩嚴格，有專人負責敲銅鑼，以鑼聲長短緩急和聲數為號令，以統一行動。領頭的騾子叫頭騾，脖子上掛有大鈴，二騾掛有串鈴。長途運輸時，馬幫常聯合行動，三四百匹馬隊，穿行在山間蜿蜒曲折的驛道上，場面非常壯觀。

據資料記載，歷史上馬幫一直是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當地及通往外界的運輸主力，村村寨寨都有馬幫，大戶人家多則二三百匹，少則30匹左右。清末到民國初年，中甸馬幫已經發展成為雲南最大的20家馬幫之一，每年入藏貨物有七八千駄。抗日戰爭時期，每年僅茶葉就有200噸運往西藏，需使用三四千匹騾馬。獨克宗既是滇藏茶馬古道進藏區的第一站，又是繼續深入藏區的加油站。進藏區後的茶馬古道更為艱辛兇險，馬幫需要翻過梅里雪山、石卡雪山等高海拔地區，風霜雨雪，大山大川，瘴氣惡水，毒蟲猛獸，瘟疫疾病，隨時隨地都能置馬幫於死地。古城裏的老人們說，趕馬人一旦出了門就算把命交給大山了，只能求神明保佑一路平安，因為那些路，實在是危險。經常有出門的人永遠回不來了。自然環境的嚴苛，擠壓着身處其中的馬幫人，馬幫中人與人之間的誠信，成為最簡明扼要的生存之道。在古道的千年運轉中，崇山峻嶺裏奔波謀生的經歷賦予了馬幫人的智慧和膽略，也讓馬幫人不懼死亡的冒險精神、埋頭苦幹、任勞任怨的勤勉精神、互幫互助的團隊精神和說到做到、絕無虛言的守信精神經千年而不衰。



◆獨克宗金龍街（原名「甲朗」）。作者供圖

現在有了公路鐵路和航空，馬幫都退休了。那些馬幫的老物件和老故事都要去博物館裏才能看個究竟了。但是獨克宗古城裏有些祖上當過馬鍋頭的人家，至今家裏還掛着當年前輩在茶馬古道馬幫裏用過的物件。阿布老屋是古城裏保存至今最古老的房屋，至今這裏的儲藏室裏，還掛着當年馬鍋頭出門在路上用的酒口袋、糌粑口袋，都是皮子做的，表面的毛都磨沒了，因為很多年不用，已經僵硬。在獨克宗古城裏的一些上百年的老屋子裏，發現了記錄在中柱和房樑上的數字，據藏學研究者說那些都是早年的馬幫留下的貨物數量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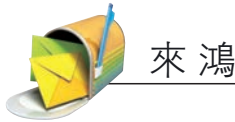
古城中的皮匠坡是當年最繁華的主要街道之一，這裏因為舊時為馬幫服務的皮匠在此聚集扎堆而得名。古城南部還有一條金龍街。金龍街原名「甲朗」，藏語意思是茶路、大路。據記載，清代時甲朗街上來自各地的手工藝作坊和各類商鋪雲集。街上為馬幫服務的鐵匠舖日夜叮嚀作響，藏飾金銀店接待馬幫一片繁忙，操着各種口音的天南地北的商人川流不息，還經常能聽到成群結隊馬幫經過的馬蹄聲和吆喝聲……當時在「甲朗」街一帶居住有藏、漢、納西、白、回族等多個民族，大多是當時茶馬古道上馬幫們的後代。甲朗作為當時古城裏茶馬貿易最繁忙的一條街，其原有的地名一直沿用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可後來不知何故，迪慶把獨克宗古城最著名、最有文化底蘊的「甲朗」街改名為了「金龍街」。

地名的意義與社會、民族和時代等密切相關。地名是歷史形成的，是歷史發展的一種產物。地名是一方地域的文化記憶，也是了解一方水土的重要窗口。透過一個簡單的地名，就能了解這個地方深遠的歷史和濃厚的文化。在茶馬古道沿線，尤其是滇川藏交界地區，許多地名隱含着茶馬古道的遺韻。除了獨克宗古城金龍街原名叫「甲朗」，滇藏茶馬古道沿線還有不少地名中有稱「甲朗」的古道，如迪慶州德欽縣的「格里甲朗」古道，香格里拉的「甲朗央」古道、「甲朗宗」和「甲朗嘎咱」古道。西藏昌都左貢縣有一個「甲朗」村（也稱加郎村），藏語的意思就是「通往漢地和印度之地」。這個「甲朗」是茶馬古道從雲南德欽縣進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也是茶馬古道滇藏段最後的馬幫驛站。因此甲朗村也是歷代民族團結交往交融之地，是一個傳承茶馬古道歷史文化和馬幫精神的地方。



這些古道上的地方之所以都取名為「甲朗」，是與當年茶馬古道分不開的，它們就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個縮影。這些地名承載着那一歷史時代的許多印記。以香格里拉格咱鄉的「甲朗嘎咱」和「甲朗宗」為例，「甲朗」意為「茶路」，「嘎咱」意為「山腳」，「甲朗嘎咱」意為「運茶路的坡腳」。因為是古時馬幫的必經之路，人們用最直接的功能用途賦予這一地「甲朗」的符號，所以延續至今它仍發揮着與地名符號相符的實體功能。「甲朗宗」意為「建在茶馬古道旁的寨堡」。甲朗宗歷史上是一個商業往來比較頻繁的地方，中甸前往四川康定的商貿馬隊都要經過這裏，因此，從這一地名不難推斷出茶馬古道上馬幫集散地或是休整地必有大路通過，同時也有放牧馬匹的良好環境。經過成千上萬馬幫的蹂躪，漫長的滇藏茶馬古道上留下了諸多深深的馬蹄印痕。有些地方名稱，也與古道連在了一起。現今許多古道雖然已經由公路所取代，但像迪慶這樣山高谷深的高原，尤其是通往半牧半農的高寒山區，現在仍需依靠這些密布交織的「甲朗」，進行牧場遷徙、運輸貨物、踏着古道去撿拾菌類、採挖藥材等活動。因而這些古道並沒有因時間的消逝而褪去它的功能，沒有因人跡漸稀而遺棄人類。這些古道同它們的名字「甲朗」一樣，顯得寬廣、深邃，並仍在雪山峽谷間延伸。即使現在馬幫已銷聲匿跡，即使被稱為「甲朗」的地方已沒有了往日的喧鬧，但古道的地名文化還會繼續延續下去。

地名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特殊紀錄與見證，蘊含着重大價值內涵，具有巨大的無形資產價值。從地名中可以找到共同的記憶、找到心的共鳴、找到文化精神的歸屬。因而地名承載着濃厚的文化歸屬感，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途徑，是堅定民族文化自信、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牽引。近些年來，內地許多地方政府熱衷於把地區分分合合，把地名改來改去。名為整合資源發展經濟，實則沽名釣譽，為自己樹碑立傳。這些行為嚴重割裂地域文化、抹煞歷史傳承，遲早會被釘在破壞歷史文化的恥辱柱上。



來鴻

懷念袁鷹先生

◆羅大佺

袁鷹走了，走於9月1日的夜晚。雖是99歲的高齡，消息傳來，仍讓人扼腕嘆息，悲痛不已。

袁鷹原名田鍾洛，1924年出生於江蘇淮安縣，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開始文學創作，是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兒童文學家、散文大家。我覺得這些桂冠都不足以概括他文學的全部。只想說，他的《井岡翠竹》、《白楊》、《筏子》、《小站》等文學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是讀着袁鷹的文學作品長大的讀者，讀他的作品，除了能感覺到文字的雋水，還能感覺到字裏行間，跳躍着時代的氣息和作家火一般的热情。這樣的大家，是永遠值得我學習的，當時的我，這樣想道。沒有想到，以後的工作中，還能與袁鷹先生結緣。

那是1997年的冬天，那時的我借調在國家林業部《中國林業報》社工作，作專題與副刊部「森林」文學版的責任編輯。因為工作關係，和袁鷹先生通過電話，也聽部主任李青松和《人民日報》社的朋友，講起過袁鷹先生的事情。

北京的冬天，異常寒冷，工作之餘，總愛到北京街道的書店裏看書。一次，在和平里的小人物書店，發現了兩本《袁鷹代表作》，而且價格也不貴，興奮無比，於是將兩本書買了下來，附上一封信，寄給了袁鷹先生，請他為我和家鄉洪雅的朋友余能武題簽。沒有想到的是，袁鷹先生很快將書題簽後寄了回來。他在給我題簽的書的扉頁寫道：「羅大佺同志從一家小書店買到我十年前出版的書。他說『激動不已』，他的熱情並懷使我更加『激動不已』。讀者同道者的真情厚誼，總是激勵作者繼續前行、永不停筆的動力！謝謝了！大佺同志！袁鷹 九七年冬日」。他在給家鄉朋友余能武的書上題簽道：「能武又能文，方為棟樑才」。寄回書的同時，他還贈送我一本新作《袁鷹散文選集》，也在扉頁上題簽道：「大佺同志惠正 袁鷹 九七年國慶節」。沒想到一代散文大家，居然這麼平易近人。一次書的交往，拉近了讀者和作者的距離。

袁鷹先生是平易近人的，對待讀者對待文學青年，他心裏總有着火一般的溫暖和熱情。結束在《中國林業報》的借調工作，我從北京回到了四川洪雅瓦屋山管委會。以後從瓦屋山管理委員會調到了洪雅縣委宣傳部工作，之後又從洪雅縣委宣傳部調到了天全縣工作，先後擔任天全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外宣辦主任，文化體育局黨組書記、局長。每次去北京出差，都要去看望袁鷹先生，而每次去他家，不管多忙，他都會停下手裏的工作，熱情接待。聊得最多的，是文學。囑咐得最多的，是「希望你每次來都

能看到你的作品」。到天全縣工作後，第一次去看他時，他送了我一套由他主編的《1911—2000年中國現當代散文》。此書共五集。他在第一集《淡淡的血痕中》題簽道：「大佺同志留念。謹以這一套散文選集送您回天全家鄉，並祝您為發展家鄉的文化和文學做出貢獻！袁鷹 二零零五年六月」。咋一看，我以為袁鷹先生弄錯了，天全只是我工作的地方，不是我的家鄉。後一想，袁鷹先生是在囑咐我好好工作，把工作的地方當作自己的家鄉呀。後來天全高中學校的校長找到我，想讓我找一位名家給天全學校題寫校名。我第一個想到了袁鷹先生，以他的文章對讀者的影響力，題寫校名應該再合適不過了。袁鷹先生剛開始是答應了的，但後來還是給我個人寫了兩幅古詩，婉拒了給學校題寫校名的請求，我想，這是他的一種謙虛態度吧。2009年4月，我將調到江西省林業廳工作時，袁鷹先生怕我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後，人生地不熟的，困難太多，給我介紹了兩位他很熟悉的朋友認識，讓他們關照一下。一位是曾經擔任吉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聯主席，後來調到江西省婦聯擔任副主席的劉屹烈同志，另一位是江西省文化廳主持過工作的原副廳長李堅同志。這兩位同志對袁鷹先生對江西紅色文化的貢獻都很稱讚，對袁鷹先生文章和人品都充滿了敬佩之情，也由此愛屋及烏，對我在異地他鄉的工作和生活給予了關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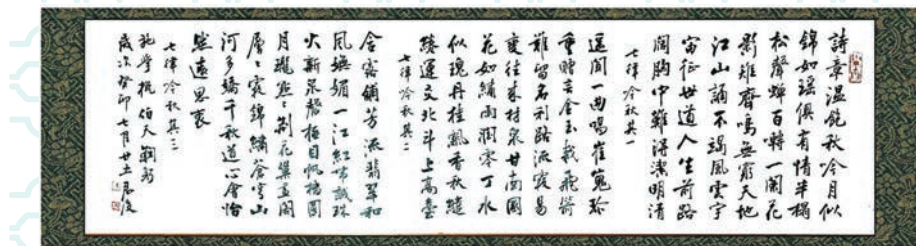
其實何止這些小事，袁鷹先生對人才的愛惜那是有口皆碑的。還是在當《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的時候，袁鷹先生從來稿中發現了青年詩人徐剛很有文學才華，經過一番考察了解，得知徐剛的母親只有徐剛這麼一個兒子後，袁鷹先生親自來到上海崇明島西北角鄉下，看望徐剛的老母親，給她做思想工作，準備把徐剛調到《人民日報》社工作。在徐剛家住了三天，做通徐母思想工作後，袁鷹先生帶着徐剛走過鄉村爛泥路，坐上三人小拖拉機到了廟鎮，這才坐上縣黨派來接他的車子……如今，年屆七十八歲的徐剛先生電話裏談起這件事，裏面彷彿還閃动着晶瑩淚花。

談起袁鷹先生的名篇《井岡翠竹》，已經成為中國生態文學一代大家的徐剛先生說，袁鷹先生的這篇散文，主要是革命傳統的文學作品，但也符合現代提倡的生態文學作品要素。

袁鷹先生生前出版過一本書，叫《撫簡懷人》，寫的是他和董必武、陳毅、葉劍英、王震、胡喬木、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葉聖陶、冰心、夏衍、胡愈之、陳荒煤、徐遲等人的文化交往和友誼。而今他走了，也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懷念和追思。也許，這就是文學的代代相傳吧。

袁鷹先生，一路走好！

施詞度墨香



詩堂溫飽秋吟月，
似錦如瑤俱有情。
半榻松聲響百嘯，
一闌花影雅齊鳴。
無窮天地江山譜，
不竭風雲宇宙征。
世道人生前路闊，
胸中難得潔明清。

遙聞一曲唱崔嵬，
珍重贈留金玉裁。
飛箭難留名利路，
流霞易變往來材。
泉甘南國花如繡，
雨潤零丁水似瓊。
丹桂飄香秋繡纈，
運交北斗上高臺。



浮城誌

滋味悠長桂花糕

秋風乍起，桂花飄香。在這個令人陶醉的季節裏，一種獨特的美味開始瀰漫在街巷間，那就是香氣四溢的桂花糕。這款傳統的中式糕點，以其獨特的口感和濃郁的花香，成為了人們期待已久的秋日佳品。

桂花糕的製作歷史悠久，糕體由米粉和糯米粉製成，口感柔軟且有彈性。在糕體中撒入了新鮮的桂花，焙烤時，桂花的花香滲透進糕體，讓人沉浸在芬芳的香氣中。當你咬下一口，那絲絲綿軟的口感和花香在口腔中交織，彷彿置身於桂花盛開的花海中，讓人心曠神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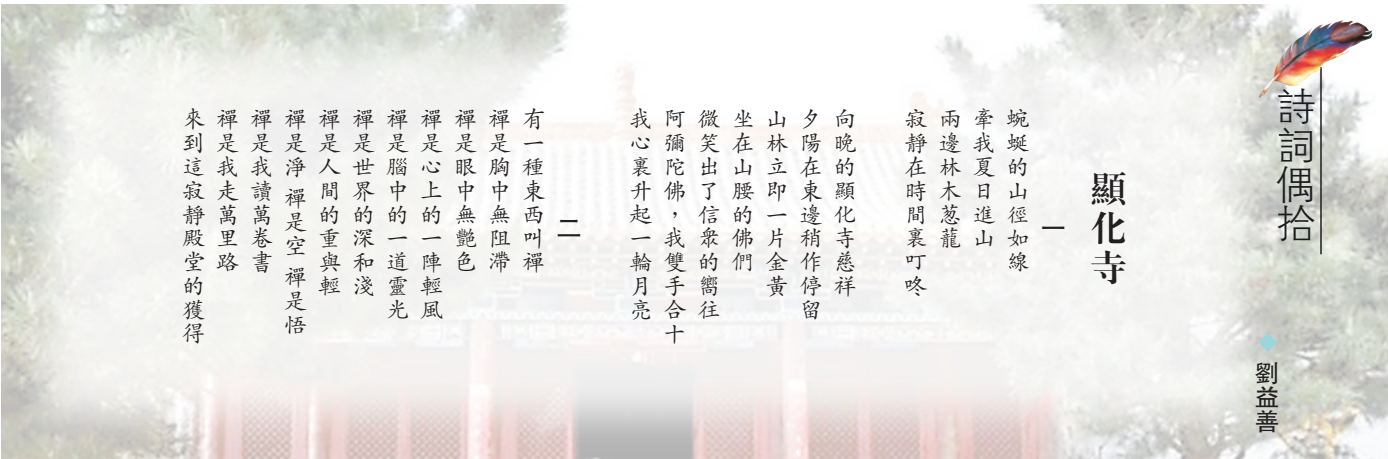
桂花糕的製作過程需要經過層層篩選，精心操縱。首先，選用上等的桂花，精心挑選花朵，將其晾乾備用。然後，將米粉和糯米粉混合，加入適量的水攪拌均勻，形成糕體的麵糊。接下來，將麵糊倒入模具中，輕輕撒上晾乾的桂花，再將模具放入蒸鍋中，用文火蒸熟。最後，將蒸好的糕體放涼，用小刀切成塊狀，一塊塊金黃的桂花糕就這樣誕生了。

桂花糕的香氣令人陶醉，但更讓人傾心

的是它所蘊含的情感。每逢佳節，人們都會將桂花糕作為美食的代表，送給親朋好友，表達對他們的美好祝願。桂花糕不僅代表着美味，更是一種情感的傳遞。它象徵着團圓和溫馨，將人們緊緊相連。

每當桂花糕出現在餐桌上，人們總會忍不住回憶起童年時的歡樂時光。那時的我們，不論貧富，三五小夥伴都會因為桂花糕的香甜而歡快地聚在一起。桂花糕的甜蜜和芳香，不僅僅是一種味覺的享受，更是一種心靈的滋養。它讓我們感受到家的溫暖，感受到親情的真摯。

桂花糕是一份傳統的美食，在歷史與文化的積澱中也增進着人們的情感聯繫，讓人們在品嘗的過程中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蘊。無論是在古代的宮廷中，還是在現代的家庭中，桂花糕都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它傳承了中華民族的獨特風味，成為中式糕點中的一顆璀璨明珠。桂花糕，這香氣四溢的甜蜜誘惑，在秋日的風中輕盈飄舞。它不僅滿足了人們對美食的渴望，更喚起了人們對生活的熱愛和感激之情。



顯化寺

劉益善